



【岁月悠悠】

当年婚房标配“36 只脚”

文 道林

现如今 70 岁上下的长者，结婚成家的年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。那时结婚除了愁房子，还得愁家具。上海人要面子，不管婚房有多大，哪怕是阁楼上的 9 平方米蜗居，也得摆出一套新家具。人们就把当时的基本家具概括为“36 只脚”。具体为：高低床 4 只脚、衣橱 4 只脚、五斗橱 4 只脚、床头柜 4 只脚、小方台 4 只脚、四个方凳（或四把椅子）16 只脚，正好 36 只脚。今人或许会问，怎么床头柜只有 1 个？告诉你，当年住房逼仄，大床一边贴着墙，床头柜只能摆 1 个。如果住房面积大一些，有里外两间的话，那就不是 36 只脚。增加一张写字台，36+4=40 只脚；再增加一对简易沙发和茶几，36+4+12=52 只脚……

当年凑齐“36 只脚”不容易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，中国进入“票证时代”，购买任何物资都需要凭票证供应。家具厂的原料木材受国家计划控制，厂家便有计划地生产。“有计划地生产”势必“有计划地供应”，“有计划供应”只能发票限量。凭家具票一次配齐 36 只脚的概率很低，一般都是今天供应一张床，隔一阵供应一个大衣橱，再过一阵供应一张小方台……急着结婚很难凑齐。家



【慎终追远】

文 张希纯

那日午后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眼前突然闪现了外公伏案的身影，忽而转身露出微笑的面容……

思绪不由得飞驰起来，飞到了那久远的二十世纪 50 年代戛然定格。“小乖乖，小乖乖，我的小乖乖……”外公的呼唤声和着“喋喋、喋喋”拐杖点击楼梯的声响……刚刚还在跟阿哥阿姐一道玩耍的我，下意识地觉得外公想阿拉了，又给阿拉带好吃的东西来了！我和哥姐迅疾从房间里奔出来，跟着姆妈到二楼楼梯口接外公……

姆妈也常常带我们去看望外公，外公住在华山路 164 弄 8 号。从我家门前的愚园路乘 20 路无轨电车，两站路到静安寺站下，往后走一段路就是华山路。印象中我每回进得外公房间，总见他在那张放着笔墨纸砚的书桌前，不是看书，就是悬肘练书法。

1958 年夏的某一天，吃完早饭，姆妈满脸悲伤地拉着我匆匆去了华山路。刚进得门已闻哭声一片，姆妈更是嚎啕大哭，扑向直直地躺在大床上的外公，他枕边那几册泛黄的



【游山玩水】

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

文 赵德威

青海茶卡盐湖的景色可以和玻利维亚的“天空之镜”相媲美。玻利维亚的“天空之镜”——乌尤尼盐沼，几年前我去过一次，它位于当地一个叫乌尤尼小镇的附近，这个盐沼是世界最大的盐沼，在绵延 1 万多平方公里的白色世界里，你分不清天与地，犹如进入童话世界。想不到这般神奇的景色在青海也有？我便报团青海游。

出宾馆前导游关照大家，到茶卡盐湖拍照穿颜色鲜艳的衣服，最好是大红色，天地蓝色背景下色彩对比强烈，那样拍出来的照片美爆了。听导游这么一说，同团好几位阿姨都惊叫起来：“糟糕，我没有红裙子！”“我的裙子颜色太素了！”于是，老阿姨们纷纷找出色彩艳丽的衣服、裙子、丝巾，并商议着相互借穿搭配。

茶卡盐湖中的“茶卡”，藏语里是盐池的意思。茶卡盐湖海拔 3100 米，湖面总面积

共票是按系统层层下发。比如，机电一局来了一批家具票，下属公司有 10 家的话，一分为十。10 个公司拿到票后，再分发给各自下属的工厂，到工厂的工会那里就寥寥几张。厂工会就按照登记排队的先后秩序发放。结婚买家具完全指望凭票，那是“白日做梦”。后人肯定要问，那过去年代人们怎么解决婚房里“36 只脚”的呢？真可谓：虾有虾路蟹有蟹路。举一二例子说明。

第一种是购买、自制相结合。发动亲亲戚眷收集家具票，买到几样算几样，缺五斗橱，或缺大衣橱，就请木匠来做。那年月街头巷尾常见的一幕是，木匠在替东家打家具。当时上海的木材商店偶尔会开放一点计划外木材，今天买几根方料备着，明天买几张三夹板纤维板备着，凑齐了，请个木匠上门做。因此，那年月木匠和漆匠特别吃香，有做不完的活。

第二种是买新、买旧相结合。那时上海有很多寄卖商店（旧货商店），最有名的是淮海路上的“淮国旧”。买不齐新家具，去淘旧家具。结婚新房放旧家具不合适，上海人有的是办法，送到家具厂（当时有翻新业务）打磨磨老漆面刷上新漆面。这样就凑成一套基本款新房家具。

第三种是完全自制。先决条件是有路子搞到木料。笔者一位插兄是跑长途的卡车司

又见外公

书依旧醒目。六岁的我，拉紧姆妈的衣角，跌跌撞撞地到了床前，呆呆地立住了。

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，我的外公是冠着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”之头衔的一个文化人，辞世那年八十有二。而枕边书是他一生的研读成果——1935 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的全六册《史记批注（增批者叶玉麟）》。

睡意全消。我起身拿起手机打开“百度”，哇！出现了——叶玉麟，字浦孙，晚号灵旌居士。桐城人，与李国松受业于同县马其昶，为高第弟子。精于古文……长居上海。出生日期：1876；逝世日期：1958。著有《白话译解庄子》《白话译解道德经》《白话荀子读本》及选本《历代国秀文选》《经书》等，另有文集《灵旌轩文钞》。

再点开“古籍网”。喔！列出一竖排 1933—1947 广益书局、大达图书供应社、商务印书馆、新民书局出版之署名叶玉麟的各版本“老书”27 种（册）。继续搜“孔夫子旧书网”，还有叶玉麟的作品……

机，他只要跑江西运输，回来时必须带木材。捎带原木是禁止的，公路上有哨卡检查。插兄就在当地加工成床板（算家具），这样便能通关。那床板特别厚，回沪后改成方料使用。胞弟 1970 年代在皖南屯溪军工厂工作，他在山里交了老乡朋友，搞起易货交易。他把上海的布料、绒线等工业品送给老乡，老乡把家里囤积的木料送给他。他就在当地自制一套家具，还送给他二嫂（我妻）一个梳妆台。那个梳妆台无论做工还是油漆堪称专业。1987 年，上海后方基地撤销，胞弟把那套全实木的自制家具带回上海。

我当年也在安徽工作，我的“36 只脚”属于第一种方式凑齐，还翻了一番，扩展到“72 只脚”。当时家里只搞到高低床和小方台的家具票。父亲搜罗家里存的旧木料，再购买了三夹板纤维板之类的板材，请木匠打了大衣橱、五斗橱、书橱、写字台、床头柜、四只方凳和茶几。然后送到家具厂油漆。我利用剩余边角料，在胞弟帮助下做了一对简易沙发，款式抄袭邻居家东风沙发厂出品的简易沙发。姐姐还送了我两把靠背椅子，集中起来后托司机朋友运回安徽的新房。后来我又在安徽请人做了一个三人沙发，这就凑成“72 只脚”。

1997 年 2 月，我调回上海工作时，除了带着高低床和那个书橱回沪，其余的家具都留在岳父家里。今天回想起来，没有一丝寒酸感，而是满满的温馨感。那就是我辈年轻时的生活写照。

我不禁动了心思，想买回外公这些有着厚重历史印迹的书，既能缅怀外公，又能从中了解外公的学养人品。于是点开“当当网”，即刻出现了由上到下一排书影几十个（10 种册）……大多是近些年三联书店、商务印书馆等出的新版。我大喜，这些老书新版让我在古稀之年又“见到”我的外公！

我细细挑选了 6 本三联书店、商务印书馆等在 2007 年—2020 年期间新版的书影图片，用微信转发给女儿，嘱她尽快帮我在“当当网”下单。数天后，书到了。

我急切地一本本打开——《书经选注》《译解国语》《译解墨子》《译解韩非子》《三苏文选注》和《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——旧话经典白话译解庄子》。先看序和版本介绍，再读新编导言和原书绪言。当我读着外公八十多年前写下的“原书绪言”“序”等文字时，亲切地感受到外公在天国里和我这个外孙在对话。

浏览目录后，我将六册书放到床头柜上，加入“枕边书”。想着以后天天可以聆听外公的讲解，在外公指导下慢品静思地去“究观终始，抉择幽妙”，岂不快哉！

云倒映在湖面，呈现了天地合一的仙境。远眺天际线，水与天没有界限，天是湖的一部分，湖是天的补充，交相辉映，让人如梦如幻……让人感受到了世外桃源般的纯净与美丽。

到了盐湖核心，我们下了小火车，可以看到这里的盐湖水很清，清得可以看清湖底的每一朵盐花。此刻虽是夏天，但气温却低得直让人打喷嚏。听说湖里的盐可以杀菌，我也和其他游客一样脱了鞋赤脚下到盐湖里，与湖水亲密接触，湖水并不冰，反而有点暖和，感觉挺舒服的，只是湖里的盐粒十分咯脚，行走非常困难。不少爱美的姑娘在盐湖上摆起了各种造型，白净的湖面加上姑娘裙子的鲜艳色彩，顿时形成了一幅幅靓丽的风景画。说实话，自己当时确实被这镜子一样的水给震撼到了！更让人欣喜的是，那天老天爷十分给力，可谓蓝天白云，风和日丽，所以湖面的倒影还原度很高，拍出来的照片如果不注意区分的话，很难分清哪边是天，哪边是水？真是一种身临仙境的感觉。

“天空之镜”名不虚传！百闻不如一见，建议腿脚利索的老年朋友一定得身临其境去体验一番。

【怡然自得】

弈游尚田

文 陈日旭

余自幼习弈，成年后又爱出游，观赏各地风光。遂常想，若能将两者结合，岂非快事？人到中年获得象棋裁判资质，便跟着上海市棋队在全国性赛事上执裁，于是东西南北，既参与棋赛，又观光旅游，圆了合二为一的梦想。这不，前些日子承无锡市棋类协会之邀，前往尚田小镇参加“三枪将棋王”大奖赛裁判工作。

尚田在何处？读者十之八九不熟悉。简言之，是无锡惠山区洛社的一个景色美丽的旅游点。它落成于 2011 年，占地 6000 亩，集观光农业、会议会展、乡村旅游、婚庆礼仪、教育培训、康复制疗为一体的文创特色小镇。

再者，又何谓“三枪将棋王”赛呢？即一对棋手同时要下国际象棋、象棋、围棋三种棋。比赛开始，后走方开动计时钟，先走方按上述棋种顺序在棋盘上各走一步，按钟；然后对方如法操作。如未走完三棋，抢按钟，要判犯规一次（累计两次，判负）。又如棋手规定用时耗尽，未下完之棋均判负。以各棋种累计局分计算场分，定胜负；以场分多寡计算团体和个人名次。赛会裁判组煞费苦心，因国际象棋是立体形的，为避免碰到，故宜放于最边上，围棋子小，落子后便于按钟。“三枪棋手”大脑在瞬息之间，要像电视机频道似的快速切换，实属不易，这是一场富于创意和乐趣的赛事。此项赛事属江苏省首届创办，共有省内 10 多支队伍、数十名队员报名参赛。好在大会特邀来精通三棋的总裁判长外，各棋种另设造诣资深的裁判长分头把关，确保比赛顺利进行。

正值黄梅时节，冒雨赶赴赛地报到。哟，里面到处一片翠绿，难辨方向。幸好记住接待人员的关照，进门 50 米，见一白色企鹅标志右拐，穿过绿荫遮掩上书“梅巷里”三字的木牌楼，沿绣球花簇拥的石板曲径入内，即到。此届赛事，赛场、住宿、餐饮全都安排在尚田景区内，甚是方便。不过，到处除了花海，就是草木葳蕤的一片绿色。是日中午到餐厅午餐，若不是一路有指引牌，真会迷了方向。餐厅中式建筑，菜品是苏锡味的，正配我无锡人之胃口。

饭后要熟悉一下赛场。赛场是一座名曰“禅心工坊”的建筑，古色古香的中式风格。工坊周边配以树木花草，推山叠石，布置“松林晚风”、“邀月台”、“击磐桥”、“听松小筑”等玲珑小景，各具情趣。

晚上开幕仪式在西式的尚田酒家举行，大厅内灯火璀璨，省市棋协领导到场，各路棋手云集，好不热闹。为保证翌日顺利开赛，餐毕，各队到赛场熟悉场地，并宣读比赛有关细则。夜色里，雨雾中，几个圈子绕下来，回住宿处已不辨方向，细雨霏微中，唯闻蛙声呱呱，一片聒噪之声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……”之佳句，从心内油然而起。

第二天比赛开始，我“管辖”三对棋手、九盘棋。因为是初次接触形式新颖的比赛方式，我几乎目不暇接地轮番巡视棋盘。一来注意棋手下棋顺序动作；二来也看盘上交战形势。棋手大脑要不时切换“频道”，还要不忘按钟，思想高度集中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人未走完三棋，急于按钟，难免吃到“黄牌”。上下午各下一轮棋，但时间长，棋手消耗精力大。好几次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即下到中盘局面，双方“咬”得厉害，为审视局面，棋手坐不住了，索性站起身，以俯视目光统揽三棋全局。于是甲方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抿嘴瞪目，面露杀相；乙方双手叉腰，蹙着眉头，怒目而视，其模样，正应了一句无锡戏话：佷里我里吵相骂。旁观者见之不免莞尔。

后一日比赛结束得早，距离吃晚饭时间还有个把钟点，棋友们便三三两两，结伴游览景区。黄梅季节，不见游客来此打卡，只偶见一对新婚佳人取景摄影。匆匆路过时尚创意街区后，来到偌大的湖边，有游艇、画舫；沙滩边有仿圣托里尼岛建筑，白色的墙，蓝色的欧式屋顶，在棕榈树映衬下富于浪漫情调。再往前走，有少年先锋营，萌宠动物乐园等。可贵的是，园内每一局部或细节，皆自成一景。

“柳枝经雨重，松色带烟深”。梅雨中的尚田小镇景色，缱绻绵约，风情万种。此番，在老家无锡之尚田弈游双全，不虚此行。

